

车险综合改革启幕

你的车险将有这些变化

广大车主期盼已久的车险综合改革即将落地实施。作为与老百姓接触最广的保险产品之一,车险改革后将怎样影响几亿车主的切身利益?记者采访了相关人士。

风险保障更全面

近年来,车险市场虚高定价、保障不足、经营粗放、竞争失序等顽疾突出,饱受消费者诟病,亟待加大改革力度。

与2015年和2017年两次商业车险改革不同,此次车险改革定位为综合改革,涵盖交强险和商车险、条款和费率、产品和服务等,直指车险市场乱象。

银保监会财险部副主任尹江鳌表示,车险综合改革从保护消费者权益出发,通过对价格、保障、服务、机制等多方面的改革,为消费者提供实惠和便利。

此次改革最吸引车主眼球的莫过于车险保障内容全面扩容。具体来看,交强险总责任限额从12.2万元提高到20万元,其中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从11万元提高到18万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从1万元提高到1.8万元。商车险责任限额从5万元至500万元档次提升到10万元至1000万元档次。

监管部门还将引导行业将示范产品的车损险主险条款在现有保险责任基础上,增加机动车全车盗抢、玻璃单独破碎、自燃、发动机涉水、不计免赔率、指定修理厂、无法找到第三方特约等保险责任,支持行业开发车轮单独损失险、医保外用药责任险等附加险产品。

中国平安产险董事长兼CEO孙建平认为,改革措施针对性强,充分考虑了消费者使用汽车时面临的风险和痛点。扩大保险责任和提升保障金额,消费者风险保障将更加全面,有利于激励保险公司提升车险经营效率和服务能力,更好发挥保险在经济补偿和化解矛盾

盾纠纷方面的作用。

“好”车主保费更便宜

自2015年6月商业车险费率改革启动以来,车险条款费率下降,保障范围扩大,广大车主得到实惠。此次车险综合改革,将使大部分车主保费负担进一步减轻。

记者了解到,车险综合改革实施后,短期内对于消费者可以做到“三个基本”,即“价格基本上只降不升,保障基本上只增不减,服务基本上只优不差”。

据介绍,此次改革将商车险产品设定附加费用率上限由35%下调为25%,预期赔付率由65%提高到75%,改革后商车险基准保费价格将大幅下降,预计消费者实际签单保费也将明显下降。

监管部门还将结合各地区交强险综合赔付率水平,在道路交通事故费率调整系数中引入区域浮动因子,对未发生赔付车主的费率由最高优惠30%扩大到50%。拥有良好驾驶习惯和安全记录的车主交强险将更便宜。

以一辆五座普通家用小轿车为例,第一年交强险保费为950元,在未发生赔付的情况下,次年保费最多可以优惠到665元。此次改革后,最多可以优惠到475元。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可能有少数消费者会出现签单保费价格上涨的情况。原因在于,此次改革根据行业实际风险状况重新测算了基准纯风险保费,财险公司会在此基础上结合自身业务风险特点来确定保费涨跌。



新华社发 徐骏作

改革后,车险费率的“奖优罚劣”作用将得到更好发挥。对一些具有不良驾驶习惯的高风险车主来说,想要享受到车险改革红利,就要规范驾驶行为,养成遵规守纪的好习惯。

投保理赔更便利

不少车主表示,除了保费价格,服务质量也是其选择车险投保公司的重要因素。此次车险改革提出,在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的基础上,鼓励财险公司通过电子保单方式,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便捷的车险承保理赔服务。

孙建平表示,这为科技赋能车险提供了用武之地。保险科技可以支撑车险数字化管理,打破时间、空间限制,真正实现“足不出户”投保车险,对保险公司和车主来说更加便捷高效。

瑞士再保险中国总裁陈东辉认为,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社会公众对车险的认知发生了深刻变化,车险行业完全可以实现数字化、线上化,在方便消费者的同时,发挥市场效力,让车

险全流程更加透明,摆脱行业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奇高的现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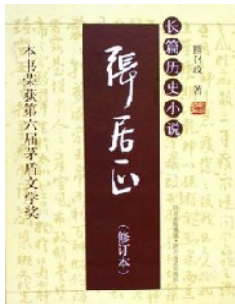
为适应车险行业线上化要求,已经有不少金融科技公司开始优化保险解决方案,助力财险公司提升服务能力。记者从金融壹账通了解到,该公司推出“智慧车理赔一体化平台”,打通车险报案、救援维修、车物查定、人伤查定等环节,帮助车险理赔实现全面线上化和数字化。

金融壹账通保险一账通CEO毕伟表示,以前大多数保险产品理赔都靠人工完成,效率低,也容易出错。现在有了保险科技加持,解放了人力,也方便了车主。以图片定损为例,对于单方小事故,车主只需按照引导拍照后上传至理赔一体化平台,后台的AI机器人会自动完成定损,5分钟之内赔款就可到账。

为实现此次车险改革“降价、增保、提质”的目标,银保监会将推动保险公司理性经营,加强车险产品创新,健全市场化条款费率形成机制,不断提高消费者满意度。

(据新华社)

张居正



熊召政 著

“首辅,皇上的盛怒,是因夺情之事引起,而夺情之事,又因你首辅而爆发。解铃还需系铃人,若想吴中行四人得救,惟有你首辅出面。”

张居正立即回道:“不谷不能出面!”

“为何?”

“这是皇上第一次亲自御政动用威权,不谷若出面干涉,皇上的面子往哪儿搁?”

王锡爵瞧着张居正冷峻的神情,顿觉灰心,但拯救同类的责任感让他不敢

放弃,他再一次劝道:

“首辅,有一句话愚职不能说,但说出来,恐会引起首辅的震怒。”

“你说吧。”

张居正又习惯性地捋了捋长须,借以平息心头的烦躁。王锡爵呷了一口茶,缓缓言道:

“首辅,受廷杖的虽然是吴中行等四人,但为之痛心的,将是天下所有的读书人。”

张居正听罢一愣,旋即冷笑一声,讥道:“王大人的意思,是我张居正要与天下所有的读书人为敌?”

“愚职不是这个意思,”王锡爵赶紧申辩,“但夺情之事,的确容易引起读书人的误会。”

“首先是你王大人的误会,你不是身穿红袍,亲自跑到内阁去恭贺吕阁老迁左么?”

王锡爵脸色腾地红了,他索性放胆言道:“是有这回事,愚职亦不同意首辅夺情。”

“皇上要留我,你说怎么办?”

“你可挂冠而去。”

“你这岂不是要我不忠?”

“如果首辅愿意出面营救吴中行四人,或许能赢得反对夺情者的谅解。”

“对不起,不谷难以从命。”

“首辅,难道你不念及吴中行、赵用贤都是你的门生吗?”

“他们眼中又哪有我这个座主,”张居正说着已是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怒,厉声说道,“皇上要我夺情,你们要我守制,你们所作所为,不是要把我张居正逼上绝路么,你们若坚持己见,不谷惟有一死,方得解脱。”

王锡爵见张居正已说出绝情的话,只得长叹一声,起身告辞。他刚走不久,冯保就差人送来了最近两日东厂的访单。东厂自创建之日起,就担负有监伺百官的秘密使命。东厂撒在各处的暗线甚多,这些密探随时都会把得到的情报密呈上来,东厂再汇总成为访单及时向皇上禀报——东厂的访单,也只有皇上一人才能看到,但张居正担任首辅之后,冯保虑着他实际上起到“摄政”的作用,便把访单制成两份,一份呈送皇上与太后,另一份则报给张居正。

现在,张居正看这最新的一份访单,

有二十多页纸,内容几乎清一色都是京师各衙门官员在夺情事件中的言语行动。张居正细细读来,不放过其中任何一则消息。其中有多条涉及艾穆,并全文刊登了他在天香楼上写的那一阙《金缕曲》。此前,他已读过了艾穆的那篇《谏止居正夺情疏》,对于艾穆的文字才华,他从内心由衷地欣赏,但同时他又发出了“芝兰当途,不得不除”的感叹。如今再读这阙《金缕曲》,他对这位湘中才子已是深深厌恶,在心中讥道:“扶社稷,方为大丈夫。这话不假,但究竟是谁在匡扶社稷呢,是你还是我?”想着想着,他也情不自禁地提起笔来,依这《金缕曲》的词牌,挥写心中的哀婉,愤怒与沉痛:

一天秋气烈,问孤雁,拍云而去,关山几叠?忍看圣贤皆寂寞,谁醉长安风月。寒夜里,故园萧瑟。料当老父魂飘日,江浦上,一霎枫林黑。肝肠断,星明灭。我为人子遭诋毁,望江南,烟水茫茫,徒然泣血。以身许国真难事,进退关乎名节。恨不能,远离帝阙。只是明君难割舍,扶社稷,要创千秋业。功与过,且抛却!